

今
北
人

三十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陽斜。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劉禹錫 烏衣巷

孤
戀
花

No. 1.

從前每天在五月花下了班，我總是跟娟娟兩個人一塊兒回家的。有時候夏天夜晚，我們便叫一輛三輪車，慢悠悠的到金華廟那山公園去。現在不同了，現在我常常一個人先回去，在家裡弄好宵夜，等着娟娟。有時候一等便等到天亮，直望着那扇窗戶外面漸白起來。

娟娟，這是我的家——那天娟娟又帶那個男人回來，我對娟娟罵道：「可你听得見我自己的聲音帶着酸楚的顫抖。當娟娟提着她的手箱走出我的公寓時，我掩身到窗棧上，看着娟娟的倒影，在黃昏的街道上，漸之而消逝。那一刻，我知道我不能沒有娟娟。她一離開，這座家便空了，我看看緊握鐵欄的那雙手，手背上青筋和皺紋，果真是。」

(24x25)

孔雀牌

重
重
的
着

金華街這間小公寓，是我花了一生的積蓄買下來的。從前在上海看樓的時候，我曾經攢過幾文錢，我比五宝、含笑她們資格都老，五宝是我一手帶出頭的。可是~~一場~~一場難逃下來，甚麼都光了，只剩下一對翡翠鐲子還一直戴在手上。那對翡翠鐲是五宝的遺物，經過多少風險，我也沒肯卸下來。

到五月花去，~~這~~不是出於我的心願。剛到台北來，我還跟着俞大德頭他們幾個馬道中的人一併跑單幫。那時得在基隆碼頭接連出了幾次事故，俞大德頭自己一英呎本插乾不算，連我的首飾也賠了進去。俞大德頭最後還要來剝我手上那對翡翠鐲子，我抓起一把長剪刀便指着他喝道：「你敢碰一碰我手上這對東西！他在我臉上吐了一口口水。」

一下狠勁叫道：「婊子！婊子！做了一輩子生意，我就是不得這兩個字，尤其是這男人嘴裡罵出來的。」

酒家的生意並不出做，五月花的老闆是看中了我這梳老，善忘~~對~~對，又會~~京戲~~京戲，才專派我去侍候那匹大陸來的老爺們，唱幾段給他們听。有時候碰見從前在上海的老客人，他們還只管叫我雲芳老六。有一次撞見盧根東盧九，他~~搖~~搖着頭直搖頭，好像惋惜得似的：

「雲六，你怎麼又跑到這種地方來了？」
我~~對~~對他~~道~~道：「笑着對他道：「九哥，這是各人的命吧？」

其實憑我一個外省人，在五月花混了這些年，能夠攞下一筆錢，已經算是本事大的很了。後來老闆終於~~完~~完結了。

孔雀牌

我

我一個經理職位，看管那些女孩兒。五月花的女經理只有
 我和胡阿花兩個人，其餘都是些流氓頭。我並不在手動，
 我在男人堆裡混出來的，我和他們拚命。客人們
 都稱我做總司令，他們送陸海空的大將，我手下都在齊
 了。可是當經理只是拿乾薪，我手下那些女孩兒的皮肉錢
 我又不忍多刮，手頭是一天比一天緊了。最後我把外面放
 賬的錢都提了回來，算了又算，數了又數，終於把手上那
 對翡翠鐲子也卸了下來，才勉強買下了這棟公寓。我買這
 棟公寓，完全是為了娟娟。
 娟娟本來是老鼠仔手下的女人，五月花那日子短，
 我。我最記得一年多以前，我第一次看見娟娟的那個晚上
 了。我到三樓三三三去查番，一推門進去，正看見娟娟站

一頭重省的
 長髮

在那裡唱台灣小調。房裡一桌有半桌是日本狎客，他們正
 在和麗麗、心梅那幾個紅酒女樓的樓腰，摸好摸好
 一房子的烟，一房子的酒氣和男人氣，誰也沒在認真所
 娟娟唱。娟娟立在房間的一角，她穿着一件黑色的緞子旗
 袍，披着一件小白褂子，腰繫得還有一槍，她背後圍着
 三個樂師，為首那個是林三郎，瞪着他那雙快眼要睡
 了的眼睛，我想起他架十分破舊，十分溼溼的手風在替娟
 娟伴奏。娟娟是在唱那孤戀花，她仰着面，垂下眼簾，
 眉頭緊蹙着，雙手交叉抱着肩膀，古音顛顛的，好像是
 在唱給他自已听一般。

月斜西月斜西 真情實意不知
 青春撲誰人愛 變成落葉相思裁

妮

。一番輪下來，娟娟倒灌了七八杯酒下去，臉色都有臭
變了。她臨走時，立起來，對這好那幾個灌她酒的神兒說
了一支煙不起，臉上浮起她那十分僵硬，十分冰冷的笑
容來。

5
No. 5
那天晚上，我做夢夢見臨南時，走進三樓那間洗
手間去，一開門，却赫然看見娟娟在裡頭，朝天臥着，醉
倒在地上，她一臉灰白，一件黑緞子旗袍上，斑斑點點，
洒滿了酒吐的污漬，洗面盆的龍頭開了沒用，水溢到地上
來，還得娟娟那一頭長髮濕淋淋的。我趕忙把她扶了起來
，脫下自己的大衣，裹在她身上。那晚，我便把娟娟帶回
到我的寓所裡去，那時我獨自一個人住在寧波西門街
。娟娟一直昏昏迷迷的，我替她洗換了一番，服侍她睡

到我床上，她也不知道，可是她全身却一直冷得不停顫
顫抖着，我特別拿出一條厚棉襪來，蓋在她的身上，我把
棉襪扯起來，塞到她的下巴底下，替她蓋得嚴嚴的，
我突然省覺，我有許多年沒有做這個動作了，從前五寶和
我睡一房的時候，半夜裡我常常起來替她蓋棉襪，
那時我愛把被攏攏開，我就用被窩把她裹起來。有時候她讓
華三打狠了，晚上睡不安，我就倚在她的床邊，陪着她到
天亮。我一切她，五寶就從被窩裡伸出她的膀子來，掙到
我臉。冷笑道：

這是冷，阿姐。
她那雪白的臉，印着銅錢下一排焦泡，
是華三那桿煙槍子烙的。五寶就是坐在她那水烈的脾氣上

那個老鬼公

她是讓華三活活磨死的。五寶也死了，我也像
地害了一场大病，病起來，也不出那理難過，却把心給病
木了。直到我躺在病榻上，她把心給磨瘦的身軀，緊
緊摀在心裡，我才又好象回到自己的心，活跳了起來，我
把我的面腮，抵住了她她的額頭，她的額頭冰涼的，我想
我的面腮一定凍得非常厲害。

第二天，懵懵亮的時候，娟娟就醒過來了，她的臉色
十分蒼白，她說她的頭很痛。我起來熬了一碗紅糖薑湯，
拿到床跟前去餵她，她坐了起來，我替她把上一件棉褲，
。喝了一半，她便不要了，她把頭埋在手裏，她的長髮
灑灑的，把她的頭髮，半晌，她才抬起頭來，怔怔的說道：
我又夢見我媽了，娟娟這話的含意很奇怪，

仍舊

空空洞洞，沒有尾音的。

她在那裡？我在她身邊坐了下來。
不知道，她盤了一下肩膀，也許還在考慮，
她是一個瘋子。

我——我伸出手去替她揩了一揩額頭，她額上一顆
顆的冷汗珠子，她羞着忙，眼睛空茫的凝視着，她的眼

我竟用鉄鍊子套在她頸上，把她鎖在豬欄裡。她
這是一通，小時候，我從不知道她是誰的媽媽，我
竟從來不告訴我。我去餵豬的時候，常常看見隔壁的小孩
子拿石頭去砸她，一砸中，她就張起兩隻手，磨着牙
齒吼起來。那些小孩子笑了，我也跟着笑——娟娟流
着嘿嘿的笑着起來，她那短小的三角臉，

孔雀牌

(24x25)
又深又密，
凝視的時
候，目光
在驚慌的
跳動。

伊就是你老母阿

扭曲着，有一天，你看——

她拉长了衣领，指着她咽喉的下端，~~那里~~有一条手指粗，像根蚯蚓似的红疤，横在那里。

有一天，我的阿姨来了，她带我到猪圈边，边哭边推

说道：那就是你妈妈啊！那天晚上，我悄悄的拿了一碗饭

，爬进猪圈里去，喂给我妈。我妈接过去，~~嚼~~了我半天

，咧开嘴笑了。我走过去，用手去摸她的脸，我一自碰到她

的时候，她突然惨叫了起来，把饭碗砸到地上，伸出她

的手爪，一把将我捞住，我还没叫出声来，她的牙

齿已经咬到我颈~~上~~上来了——

娟娟没着又笑了起来，我伸出手去摸她的脖子上的那

条疤痕，我突然觉得那像蚯蚓似的红疤，是滑~~的~~的——

蠕动了起来一般。我觉得身上一阵凉，汗毛都竖起来了。我

把娟娟的头抱入了怀中，那一刻，我便决定要为她娟娟买一

棟房子了。

她的眸子像
两只黑蝌蚪
在道边跳着。

從前五室还在的时候，我和她立了一个心愿：~~日後~~日後

能买一个或一个家，我们还说要去买一个小猪圈回来

看，当女娃养。我和娟娟搬进金華街那幢小公寓里去的时候，

我搂着娟娟的肩膀，对她说道：

娟娟，这就是我们的家了。

飘荡了一辈子，我从来没有遇过一个家，吃饭洗衣服

我輕巧的撫摩着娟娟瘦弱瘦弱之後的九月末春，

~~娟娟的米想食了也~~

不分，好像在大火一般。我輕輕撫摩着娟娟瘦弱瘦弱之後的九月末春，
我覺得我像在一隻摩着一隻讓人丟到垃圾堆上，奄奄一息
的小病貓。這一個瘦瘦的身體，不知藏了多少前世孽
債的罪孽。萬幸洗解得了。

10

走在街上，我看見她那一頭長髮在院風裡飛揚了起來，她
那一塊細腰搖擺得好像隨時都會折斷一般，
一個染缸滾出來似的大落日，染得她那張蒼白的臉紅潤而
一個，突然間，我心裡起了一陣深沉的悲憤，這個揮霍着
的瘦弱的身體，帶着多麼多深的罪孽。我暗暗打算
，每月初一十五，都要到社山寺去，替娟娟誦重
壽願，替她洗解，我總感到娟娟的相長得
太

~~娟娟的米想食了也~~

娟娟經常一夜不歸，是最近的事。一個月有

一晚，我記得是~~個~~個舊曆七月十日，中午，娟娟
讓客人帶出去陪酒就拜拜去了。我回家

上個月，一個悶熱的六月天，我躺在蓆子上，出了一夜
的汗，等着娟娟回來。天亮的時候，我已經在翻騰得兩腿
高漲，喉嚨乾得~~火~~一般。我爬了起來，走到騎樓上去，
那麼早，~~空氣~~空氣已經向地~~板~~板了，~~外~~外邊風都沒有，街上那
的兩排樹，村籃子動都不動一下，一條街都是靜悄悄的，我看
差不多六點的模樣，娟娟才回來，她是走路回來的，我看

(24x25)

人也沒有

孔雀牌

見她一個人在街上蹣跚的踽着過來，她的高跟鞋，在水泥
地上，~~發出~~一聲一聲單調的踩着，她~~把~~皮包搭在肩上，
垂着頭，~~頭~~一頭長髮到了胸前，她的身子左右擺动着，
非常厲害，~~她的~~步子都不穩了，好像又在醉着酒似的。
她走了上來，一臉倦得成了灰，她勾劃過的眉毛和眼眶
都讓汗溶化了，~~散開~~散開成兩個大圓圈，好像蒙着眼
都糊掉了似的。她走進房裡，一聲不響，踢落了一雙高跟
鞋，掙扎着脫去了~~褲~~褲，身子便往床上一倒，閉上眼睛，
累得不能动弹了。~~我~~我坐到她旁邊，替她卸去如雲，
她那兩隻好頭咬破了，~~腫~~腫了起來，~~着~~着兩隻
~~腫~~腫的~~了~~了，在淌着黏液，我仔細一看，她的頸膀上，也
有一~~圈~~圈~~癢~~癢青的牙齒印，~~讓~~讓她啞啞上那條蚯蚓似的紅疤

16. 11

更如日鮮明了。當我拿起她的手醫未時，赫如反反變，她
的手掌裡，一排四個五個，青黑的針孔。
娟娟！我叫道。
柯老雄，娟娟閉着眼睛，有氣無力的說道，說完，偏
過頭去，便昏睡过去了。

我坐在娟娟身旁，前夜在五月花的事情，猛的想上
了心頭來，那晚柯老雄來到五月花，回了娟娟去陪酒，我
~~也~~也~~過~~過所~~不~~不~~知~~知心相去，他都不愛，他偏~~之~~之却看上了娟娟。柯
老雄~~也~~也~~五~~五~~年~~年~~前~~前是五月花的常客，他是~~跑~~跑~~單~~單幫~~的~~的
聚賭吹毒，無所不來，是個有名的黑黨主。那時他有錢
，出手大，要過幾個酒女，有一個叫鳳娟的，和他~~結~~結上
一個月不刻，便暴斃了。我們五月花的人，都~~深~~深~~知~~知~~是~~是~~他~~他~~整~~整

張

孔雀牌

(24x25)

膈
四肢窝下
露出两丛
黑毛来

12

死的，因此歇脚了几年。这次回来，看着愈更憔悴了。娟娟当香的时候，他已经病到七八日，熬着一克赌徒，一个个嘴都干裂，干净的吆喝着。柯老雄脱去了外衣，两个赤身露体的，他的额头带也露出来了。裤上的扣子都掉了一串。他剃着个小平头，后脑勺秃了一块，手上却戴一撮把刀。猪鬃似的头，他浑身像一根干柴，一个大大肉堆，抵住了他的后脑勺，叮叮当当的响。他背脊骨，像一条白鳃似，向外撑开。他的一对猪眼睛，眼皮子睡去的，一滴一滴的血丝，乌黑的厚嘴唇，翻翘着，闪着一点的金牙，一脸的汗，一身的汗，还没见他我已感到一阵他身上发出带着臭味的自狐臭了。

我把

他跟前，他翻着对猪眼睛，下狠劲在娟娟身上打量了一下，突然露出一嘴金牙笑了起来。就是她好，就是他好，他嚷道。娟娟还没有生稳，他倒便老早一把，将娟娟揉进怀里，放到他大腿上去了。他那赤身的膀子，将娟娟的细腰夹得紧紧的，走带了他满身的力气。娟娟身子一抖，一抖在他胸上，轻轻压了一阵，忽地把他把娟娟的手臂使劲的扭，在她腋下敲了几下，敲得她叫苦不住笑了起来。他把她抱在怀里，他把她抱在怀里，不放，抓住娟娟的手，便往他腋下摸去。你怕不怕？他涎着脸问道。一桌子的押宝都笑了起来。娟娟拼命地挣扎着，她把他的腰夹在他那

(24 x 25)

孔雀牌

想起華三、華三打五堂，便咬了一口他的金牙，罵她：「打殺你這個臭婊子。」我在廚房裡，替她擦着當歸雞，做宵夜，總是整起耳朵在咳：「你柯老雄的淫笑，他的么媽，你姑姑的哀叫。」一直到柯老雄離開，我才預備的洗澡水，到房中去看姑姑。有一次我進去，姑姑坐在床上，赤裸裸的，手裡擎着一疊一百元的新鈔票在數，數過來，數過去，重頭又數，數着數着，她突然間前俯後仰的笑了起來，手裡的鈔票攪得一床。我近她，看見她那蒼白的山三角臉，右腮上圍着一條三寸長的指印甲印子。

終於在旧曆七月十五早中元節這天，發生了事故。

那晚柯老雄把姑姑帶出去吃拜三，我回來家回得比平

日早，曹買了元宝，做了四色齋菜，煮到廚房後頭的天台上去祭五堂。不知怎的，那晚我的心神特別不寧，一切一碰觸肉，把手也割出了血來。那晚熱得好像燒火，發燒過了一樣，一個大月亮也是泛紅的。我在天台上燒完幾串元宝，已經暈了一頭汗。平時不覺得，算那口氣，這鬼已經死了十五年了。我一想起她，總如你還是前兩年

的事似的，我一閉上眼睛，就可以看得見她倒斃在草上的烟榻上，嘴裡糊滿了鴉片膏，那付淒厲的形像，像。她口口声声都對我說：「我變了鬼，去我尋他！」

柯老雄十二點鐘的時候，柯老雄才夾着姑姑來，他們兩個人都心裏得顛之倒之了，柯老雄一臉紫脹，一進門，一行吐着口水，一行攙着，幹伊娘，幹伊娘，便把姑

(24 x 25)

么媽

孔雀牌

得人意

的時候

他自己作的

※

頭上紅花

頭上紅花

像小女孩

十五六歲

No.

他們才准我去探望她，林三郎陪我一塊兒去的。姑姑
 在五月花，林三郎說她喜歡她，教她唱了許多台灣小調，
 那首孤兒兒。就是他教她的。我們在瘋人院裡看到姑姑，
 他們把姑姑上了手铐，姑姑她很有精神，會咬人。姑姑不
 認識我們了。我叫了她几声，她笑了一下，她那眼
 睛的三角陰影愈更蒼白前瘦，可是很奇怪，她的笑容却
 沒有一絲從那眼淚涼的，反而帶着一絲古怪的憨稚。我們坐
 了一陣子，沒有甚麼話，我把一瓶蘋果留了下來，三郎
 也買了几罐水果罐頭給姑姑。兩個男護士把姑姑架了
 進去，我知道他們再也不會放她出來了。
 我和三郎出來瘋人院，已近黃昏，海風把路上的黃沙
 刮了起來，讓一輪落日照得輝煌。去乘公共汽要等一

是

叔叔

R.W.

大段路，三郎走得很慢，他的眼睛快瞎了，他戴着一
 付黑眼鏡，拄着一根拐杖，我扶着他的手，兩個人慢吞吞在
 那條荒涼的路上黃泥路上走着，路上沒有人，只有
 路旁的水田裡，有個種田人在插秧，她背上背着一個女
 兒，女兒那小兒也睡着了，頭仰得，那個女兒
 有一個五六寸的毛丫頭，赤着上身，在田裡耍水。
 林三郎喃喃的說道，是個好雜貨。
 三郎，我抓緊了他的胳膊，
 是個好雜貨。

孔雀牌

(24 x 25)